

币

他用生命换回百姓的苏币 我们振兴乡村走好新长征

村名

长征村

村史

綦江区石壕镇长征村是红军长征过境重庆时留下重要红色记忆的地方,村里有红军司务长牺牲地、茅坝坪纪念碑等红色点位。1969年,原龙门村更名为长征村,是重庆唯一以长征命名的村。



司务长牺牲地。

红色村庄的振兴答卷

“长征村,是沾了长征的光的。”站在村委会门前的生态鱼塘边,赵有梅说。如何利用红色资源,走“红色文化+乡村旅游”的融合发展之路,村里一直在大胆尝试。

在司务长牺牲的茅坝坪,重庆枫丹实业在这里兴建避暑房产,配套开发红色旅游,夏天避暑人群可达两三万人。

人来了,农产品就活了。长征村组织农户种植蔬菜、养殖家禽,成为村民的重要增收渠道。“杀好的猪肉卖15元一斤,土鸡25元一斤,红薯1.5元一斤,不愁卖。至少有70%的村民受益于这个避暑基地。”五社社长杨文宽说,现在村民种红苕、蔬菜,种得多的,单季卖菜收入可达两万多元。

钱包鼓了,环境也美了。这几年,村里累计硬化公路约11公里,安装路灯308盏,加宽4处危岩桥梁,修建涵洞2个、堡坎8处;天然气管道挖进了村,已有19户村民用上了清洁能源;全民清洁日、积分制兑换、“好婆婆好媳妇”评选,一项项活动让村庄既有了面子,更有了里子。

红色资源,也在反哺精神家园。

“当年红军留下的是纪律,我们要接住的是责任。”赵有梅说。她常在红军纪念碑前给来访者讲解,也给村里的年轻人讲这个理。为了这份责任,赵有梅在2019年关掉在外面开的餐馆,她当时也有犹豫,餐馆收入不低,回村意味着放弃每年可观的收入。但最终,她回来了。

“90年前红军到我们这个地方来,图的是什么呢?今天我们村干部的职责,说到底还是为了这一条——让百姓过上好日子,乡村振兴就是我们这一代人的新长征。长征精神不是挂在墙上的,是要落到一件一件实事里——多修一公里路、多亮一盏灯、多帮一户群众,都是我们这代人的‘行军’。”

一村之变,映照一镇之兴。

近年来,石壕镇因地制宜推进乡村振兴。全面摸排修缮50多处红色遗址,打造3公里红色研学参观环线,2025年纳入中央组织部全国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依托“重庆市历史文化名镇”金字招牌,开发7条红色研学路线,吸引6家专业运营商入驻,培育“农耕体验+红色教育”新场景,累计接待渝川黔研学游客20余万人次,直接带动旅游消费1100余万元。

夕阳西下,记者离开石壕时,研学队伍的歌声、农家乐的炊烟、糯玉米地的青纱帐,交织成一幅人间烟火图。



村民种植的高山大米供不应求。摄/熊燕
图/除署名外由綦江区委宣传部提供
据《重庆晨报》

90年前 他用生命换回百姓手中的纸币

这是一个关于百姓利益的故事。

“他们为什么一定要留下来?”站在綦江区石壕镇长征村茅坝坪红军纪念碑前,很多来访的人都问出这句话。这一问,仿佛穿过90年的时光,与1935年1月那个寒冷的冬夜遥遥相望。

1935年1月21日中午,红军开始从渝黔交界的箭头坨撤走。这时有人反映:有战士用苏区纸币购买老百姓的物品。于是,一名司务长带着两名战士毅然留下,归还借用老百姓的物件,并用银元兑换战士购物时付给群众的苏区纸币。

此时,尾随而至的贵州盐防军包围了他们。一名战士当场牺牲,司务长掩

护受伤的战友突围后身负重伤,落入敌手。当晚,司务长被捆押到老龙门村牛角尖,吊在村民赵兴伍家坝子边的一棵桑树上,整整一夜。

今年72岁的赵历祥至今住在那里,他对记者说:“那天晚上,看押他的兵都在我家屋里喝酒,我爷爷趁人不备,悄悄端了一碗饭,想喂司务长。但是司务长说,‘我不能连累你,这饭我不能吃’。”第二天,敌人将他押到茅坝坪残忍杀害。就义时,他仍高呼“红军万岁”,敌人割掉了他的舌头。

盐防军走后,村民杨贵华、杨宪洲含泪收殮司务长遗体,悄悄掩埋在牺牲的地方。“爷爷总说,红军部队了不起,老

百姓都盼着红军回来。”杨贵华的孙子杨文树回忆,喜欢抽旱烟的爷爷话很少,却将司务长的故事讲了大半辈子。

1993年,一位叫刘裕秋的湖南人到重庆出差,看到当时《重庆晚报》上司务长的故事,他对记者描述,那一瞬间,犹如一股电流穿过全身——刘裕秋有种强烈的感觉,这个司务长就是自己岳父找了一辈子的父亲。

2023年3月,綦江区组成联合寻访组,专程来到湖南醴陵,为红军司务长寻根。通过牺牲时间、牺牲方式、战友信件、烈士名录、体形外貌等多项证据,现场渝湘两地的专家倾向于司务长就是刘裕秋岳父的父亲——李泽益烈士。

90年后 长征村11社的告别与新生

为了缅怀牺牲的司务长,龙门村在1969年改名长征村。接下来的几十年,他们受益于这个名字,也受益于伟大的长征精神。

从茅坝坪望出去,群山如海。长征村2567人,就散落在大银山的褶皱里,地少,贫瘠。从石壕镇开车到长征村,一路都是单车道,一旦要会车,只能退到稍宽的地方。这里的艰苦,可见一斑。但关于

脱贫的奋争,从未停止过。

条件最艰苦的,是藏在两山沟沟里头的11社。

“泥一脚、水一脚,我当年当代课老师家访的时候,去那里连路都不好走。”长征村支书赵有梅回忆,11社地少、坡陡,只能靠天吃饭。

那些年,11社的乡亲们一户一户向外走——村里获得复垦、易地搬迁等政策,有的搬到山外安置点;有的进城打工留在了城里;有

的发奋读书,带着全家人搬出去。

如今,这个曾经最穷的生产队,只剩下三户村民守着老屋。消亡的是一段历史,而村民获得的是新生。

这其实也是长征村几十年的奋斗路——走出大山,摆脱贫困。

“以前是人往外跑,现在是路往里修。”赵有梅感慨,目前全村公路总里程37公里,各组已基本实现水泥路联通。



红军纪念碑

红军纪念碑。



到綦江客户端



綦江日报数字报



綦江发布公众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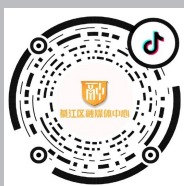
千里快评



綦江教育



文明綦江



勸是綦江



胖妹盘土货